

现象学之路:谈两种技术哲学的融合

邵艳梅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55)

摘要:传统工程学的和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都各有独到见解:前者关心技术之“是”,而忽略技术对人类生活的终极关怀;后者关心人的历史境遇,强调人类的自由和解放,对技术整体进行解释学的描述。然而二者本身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并因其本身无法克服的固有缺陷导致技术哲学面临困境。面对人类纷繁的经验生活,笔者不绌简陋,企图开辟一种新的境遇,使技术之思既向技术本身敞开,也对人与社会敞开,实现工程学的和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从对抗走向融通。

关键词:工程学;人文主义;技术哲学;现象学

中图分类号: N0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5680(2005)06-0071-03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技术哲学研究受各自哲学传统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理论背景。受奥特加和海德格尔的影响,拉美的技术哲学强调克服工具理性的束缚,走向纷繁的“生活世界”,出现所谓的“技术哲学中的经验转向”,如伯格曼的装置范式论,温纳的技术自主论,芬伯格的技术批判论,皮特的技术认识论以及伊德的技术现象学。这无疑是技术哲学研究中的一场“维新”与“超越”运动,对于我国的技术哲学研究(工程学 and 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两种倾向分裂)现状^[1],具有很好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一 技术哲学中的两种传统理论倾向

哲学不是超然物外的玄想与遐思,哲学的目的在于概念澄清,即在批判性的反思与分析的基础上,澄清那些人类借以描述其经验的基本概念。与此对应,技术哲学对那些我们借以阐明与表达关于技术的思考的概念与概念框架进行批判性的反思与分析。

如卡尔米切姆所言,“技术哲学是像一对孪生子那样孕育的,甚至在子宫中就相当程度的竞争。”^[2]由于反思主体的反思路向和反思目的的不同,技术哲学呈现出两种理论的较量:工程学的技术哲学和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

工程学的技术哲学反思主体主要是技术专家或工程师:如提出“工厂主哲学”的安德鲁·尤尔是化学工程师,德国的技术发明家恩斯特·卡普,俄国工程师恩格迈尔,德国化学工

程师埃伯哈德·席梅尔,X射线治疗技术的发明者德索尔等等。他们是“比较倾向于亲技术的”^[3],他们既是技术专家或工程师,同时又是哲学家,首先他们对技术本身进行反思,通过对技术细节的分析和考察,了解技术的发生、发展的内在规律,并且运用他们所掌握的技术术语去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将世界进行人为的通约化。

以恩斯特·卡普为例,西方学术界有些学者称“卡普因为观念——工具是人的延伸——而享有盛誉”^[4]。他认为工具的起源和基础,即技术的本原就是人的手。“因为手是生就的工具,然后成为机械工具的模式,并且在进行这些物质性模仿时,手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只有在第一个工具的直接参与下,才有可能制造出其他的工具以及所有的所谓的产品。”^[5]所有的工业机器,艺术和科学仪器设备,都是人的身体或是手的变形,“大量的精神造物突然从手臂和牙齿中涌现出来。弯曲的手指变成了一只钩子,手的凹陷成为一只碗;人们从刀、矛、桨、铲、耙、犁和锹等,看到了臂、手和手指的各种各样的姿势,很显然,它们适合于打猎、捕鱼,从事园艺,以及耕作。”^[6]

卡普指出,在工具发展的更高层次上,在外形方面就不与人体相似了,但在本质上尺寸和和数量关系仍然是从人体上推算出来的。这就是卡普的“器官投影说”。通过解释钟表以及其他工具,他认为“机器表现出来的是与人体本质性的关系,其投影的程度就越高,那么与外部形状的相似程度

【收稿日期】 2005-06-29

【作者简介】 邵艳梅(1978-),女,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在读研究生,师从张同乐教授研习科技史,技术哲学等。

就较低,纯粹性的、带有精神性的投影就较清楚。^[7]

卡普进一步提出,人体的外形和功能是所有工具的源泉和本原,是创造技术的外形和功能的尺度,即工具是从人的器官中衍生出来的,是人的器官的投影。“在工具与器官之间所呈现的那种内在的关系,以及一种将要被结实和强调的关系——尽管较之于有意识的发明而言,它更多地是一种无意识的发展——就是人通过工具不断地创造自己。因为其功用和力量日益增长的器官是控制的因素,所以一种工具的合适形式只能起源于那种器官。”^[8]

而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它的反思主体是人文哲学家,如芒福德、奥特加、海德格尔、埃吕尔等。他们“认真地把技术当作是专门反思的主题的一种努力”^[9],其反思路向是从非技术的角度对技术的本质及其意义进行探索。在这种思路上,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则力求洞察技术的意义,澄清技术与超技术事物的关系,如技术与文学艺术,技术与伦理学,技术与政治,技术与宗教,技术与社会等等,其哲学旨趣在于从人文主义角度来观照与反思技术,强调人文价值对技术的先在性。

以奥特加为例,这是第一个以谈技术问题为职业生涯的哲学家。他认为人的生活与环境相关联,人的生活不只是以一种被动方式表达出来,而同时是作为环境的响应者和创造者以主动的方式表达的。“我=我+环境”——意味着不能认为“我”仅仅与自身一致(唯心主义观点)或仅仅与它的环境一致(唯物主义的经验主义观点),而是同这两者及其相互作用的一致。

而人的这种自我解释、自我创造的活动分两步进行:一、为实现人的所渴望的世界,创造地想象一种方案。二、为具体实现这种方案,人就有某种技术的需要。

在《对技术的沉思》中,他指出技术的三个发展阶段:1、偶然的技术;2、工匠的技术;3、技术专家或工程师的技术。在第一时期没有任何的方法和技能,技术的发现是偶然的。第二时期,技术是一门单纯的技艺。第三时期,科学的技术,本来意义上技术出现了。科学的技术的日臻完善会导致一个问题:在过去,人们主要意识到他们不能做的东西,自身的局限和限制,在定下方案之后,必须花费多年的精力去解决这个方案中的技术问题。但现在,由于掌握了实现任何具体思想的技术手段的一般方法,人们似乎丧失了提出任何目标的能力。“当任何东西都是允许的时候,那么就没有任何东西是允许的。”^[10]就像阿莱克塞·基里洛夫所说:“人已经如此深信他的新技术,以致他已忘记成为一个技术专家和只是一个技术专家意味着能做一切东西,而实际上是什么也不能做。”^[11]

二 两种倾向中存在的问题

质疑和拷问从来就是思者的灵魂,质疑并不是单纯的目的,而是通过它来拷问现实,将我们考察之对象建立在合理的基础上。

工程学的技术哲学强调对技术本身的性质进行分析:技术的概念,方法论程序,认知结构以及客观的表现形式。如

斯诺所表明的,由于大多数人只属于一种文化,因此很难就一些重大问题作出公正的讨论并取得共识。为避免扰乱人心或离题太远,技术哲学家开始用占统治地位的技术术语解释更大范围的世界。无疑,这增强或扩展了技术的意识。卡普认为技术是人体的“器官投射”,在他那里,世界的技术方式强有力地投射到各种传统的非技术领域上面,甚至语言和国家也被分析为精神生活的扩展和人性的共和国的外化。技术开始以傲慢的姿态出现,“技术专家一般认为,当他们提供了价廉物美的产品时,他们就尽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我们应该展开整个技术图景,尽可能多地分析其中的技术现象……因为技术是人类发展这座世界大钟的原动力。”^[12]在这里,技术的价值不仅仅只在他们自身,而总是与他们能够用来实现主体所设定的某种目的的功能有关,这种逻辑就事先预设了一种笛卡尔式的主体——客体或精神——自然的二元分裂。人对自然必定有一种全新的体验方式,人作为主体,雄居于所有客体之上,世界在人的眼中是一个可被操纵可控制的集合。而世界也以一种新的图式出现,每一件东西都可通约替代,如果世界是一堆无生命的、冰冷的器械汇集,这种对自然的新的体验方式必然会导致人们对技术的追从,因为只有技术才能作为纯粹主体统治与操控世界。“人类创造技术,但技术的力量很像一道山脉,一条河流,一次冰期或一个行星的力量,不应该把现代技术简单地想象为人生解放,相反它是人类在世界上的最伟大的经验。”^[13]在德索尔看来,技术几近成了一种宗教经验。

勿须说,这种思维方式预先把自然设计成可控制和组织的潜在工具及材料,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现代人把存在的整体当作生产的原材料,并使整个的对象——世界服从生产的视野和秩序。”^[14]这种对技术的反思视域中,寻找的是知识的基础,不问终极价值的依托,如果对伦理的追随也应用自然科学的认识方法,那么人生的爱与悔罪,痛苦和狂喜,顿悟和灵性最终无法感触。

而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固有缺陷:首先,在主题上,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家过多地关注了道德问题而忽视认识论与本体论的问题。换言之,他们过多地关注技术的使用阶段而忽略了技术的设计、制造和生产阶段。技术和工程本身,即技术制品设计、发展、维修等游离于人文主义的哲学家的视野之外。海德格尔在对技术的追问中,认为现代技术是人追随天命的一种途径,但它的应用又有背离天命的危险,何以为拯救的力量呢?在描述了语言有技术的区别后撤退到语言领域中。他宣称只有在语言那里,技术才能被理解,存在才能被拯救^[15]。其次,在方法上人文主义技术哲学家强调规范性而忽视描述性,采取一种外部性的方法看待技术,不去说明技术内部的真正状态。也就是说,技术哲学家只停留在抽象的层次,把技术处理为一个没有差异的整体。对于技术或工程本身提出的有趣问题和多种多样的技术、工程形式,这种单一的规范性的技术观显然是相形见绌的。从技术哲学存在的正当性来讲,没有对具体的技术发展的详细的经验描述,有关技术的哲学问题就不能获得真正的有价值的反思。Pitt认为技术的认识论问题具有对社会批判

主义的逻辑优先性,理解技术之“是”,理解技术之所以“是”,即“是”之可靠,是一个我们能有效评估技术和技术对生活世界的影响程度的可靠前提。^[16]

三 两种技术哲学的融合途径的探讨

这种技术哲学的分野固然有其形成的历史原因,但克服对技术的片面理解缺陷的内在意愿要求我们进行深刻思考,从而找到一条将两条路线融合的途径。首先我们必须回归到促成现代技术发展的哲学渊源,即这种主客二元对立的肇始者那里去。在近代哲学产生之前的西方哲学,注重本体论的研究,而到了笛卡尔时期,则出现了认识论的转向。

通过“我思故我在”的命题,笛卡尔将原本混沌的世界一分为二,人从他自己那里,从他的思维中获得他所需要的自我确信。此时,希腊哲学中的主体(hypokeimenon),本意指横躺在面前的东西,如大海上凸现的岛屿,陆地上横亘的山峰意义已焕然一新。在笛卡尔看来,那些具有“hypokeimenon”特性的东西是在他意识中或作为他意识所出现的東西,而这些东西必须在自我意识中能够找到赖以生存的原因和依据,由此,作为具有思的特性的人变成主体,万物则作为客体存在。长期以来,这种主客体二分的思想指导着现代文明的历史。工程学的技术哲学是从外在事物说明人的一切,而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是从人的内部说明一切,二者的分立由此产生,思想要向前发展,必须要找到一个能够克服对立的第三项度和中间维度。我们尝试从现象学的角度出发,按照“朝向事物本身”的口号,重新理解技术。

但技术究竟是什么?至今也没有一个确定的定义。我们现在理解的技术概念是在不同的历史境域中演化来的,具有很强的历史性,或者说技术本身就在历史中。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技术定义和技术概念的历史演化,其实质在于我们是将技术作为一种存在者来看的,将技术放到客体的位置加以审视,这是本体论的范畴里进行的认识活动。倘若从存在论的角度看,技术这种无法定义性恰恰表明了技术本身的存在意义:技术存在而不是存在者。

运用现象学方法就不能离开意向性。关于意向性的问题,在技术研究中实际存在两条路线:胡塞尔的意向性路线和海德格尔的意向性路线。胡塞尔坚持认为意向性是意识的基本结构,海德格尔则从存在论意义上将意向性理解为“在——世界中——存在”(being-in-the-world)^[17]。

沿着胡塞尔的路线,梅洛-庞蒂提出知觉在现象学中的首要地位问题,但他扩展了胡塞尔的意向性的含义,认为意向性“不仅适用于我们的意识活动,并且构成我们对于世界全部关系以及我们对他人‘行为’的基础”。^[18]前面说过,海德格尔曾经揭示了工具的意向性结构,区分了上手之物和在手之物,并强调了上手的优先性。但他只是到此为止,转向揭示世界的世界性的目的,这种分析只是服务于这个目的。

美国当代技术哲学家唐·伊德批判了海德格尔对于上手关系的偏爱,沿着梅洛-庞蒂对知觉分析的路径,提出技术在扩展人类知觉上所具有的“放大——简化”的本质结构或常项,发现了人与世界的四种关系。他的理由是海德格尔偏

爱上手关系,重视实践,导致无法认识人与技术的多重关系,而在上手关系意义上的知觉通过技术的扩展可以揭示这些关系。^[19]可以看出,伊德的技术哲学还是走在胡塞尔开辟的道路上的。

我们承认伊德的这种观点不乏洞见,但他显然是忽略了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的意义。从存在论出发,就要求贯彻“朝向事物本身”的口号,就要求尊重“上手关系”蕴涵的实践的优先地位,对技术的理解,必须通过产生技术的活动和过程去进行。海德格尔无疑开启了道路,但他对技术的这种分析只是在将技术看作工具的情况下进行的,必然会遭致批判。技术不只是工具,是他被广为接受的结论,但工具就是技术,则是他和伊德都犯了的错误。技术包含复杂的要素,如工具、知识和活动等等。

考察具体技术活动的不同阶段,可以发现技术活动最终朝向一个方向,即产生满足人们需要的各种技术产品,包括实体的技术产品,如各种物品,也包括各种非实体的技术产品,如工艺、软件等。在现代意义上的技术已经不是简单地出自发明家个人兴趣的一种活动,其结果已被一种对人类需要的有效性所取代。技术本身具有一种意向性,就是为了产生的有效性。上面只是从现象学角度对技术哲学研究的两条路线进行统一和融合的一种尝试。它只为我们开启了进一步尝试的大门,使我们抛弃既有的理论传统和成见,学会用面向事情本身的态度看问题。具体的融合方式也可能会有多种,例如正在兴起的社会建构理论就是由于强调了行为的多种利益冲突和协商机制而受到广泛关注。

四 结语

工程学的和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各自偏执:工程学的技术哲学,只关心纯粹的技术之“是”和何以为“是”,增强或扩展了技术的意识,甚至将技术高度发挥成一种理性,支配和驾驭现代人的生活,忽略了人、技术与生活世界本真的生态关系;而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只从人文主义的角度来批判技术,关注人的历史境遇,强调人类的自由与解放,在解释学意义上描述技术,而忽略了对技术过程具体的认识。解释学描述是寻求同情的理解而非逻辑的说明,释义再好,本真也会隐退。

同样,对技术的哲学反思,不能像米开朗基罗一样,从大理石柱中释放概念的天使,而只是对技术预先假想和对概念假定。技术之思应具有描述性。技术不是一个既定的东西,或者是一个单一的整体,它是具体的发生和形成过程。“技术哲学家必须开始就他们的技术的哲学分析与工程师对话,而为了这一点他们必须学会工程师的语言。”^[20]技术之思也应具有规范性,Durbin说过,技术哲学要说明的是一个好的技术社会该是像什么样子。^[21]因此,技术哲学也应包括对技术的规范性评价。现代技术纷繁复杂,领域开阔,对其哲学反思必须建立在适当的经验描述之上,换言之,技术哲学必须向技术本身的敞开,与此同时,也必须对人与社会的敞开。这即是技术哲学两种传统的融通之道。

【参 考 文 献】

- [1]刘则渊,王续琨.工程 技术 哲学[M].大连:大连理工出版社,2002. 310.
- [2][3][9][美]卡尔 米切姆.技术哲学概论[M].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 1、10、22.
- [4][美]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1 - 3.
- [5][6][7][8]卡普.技术哲学纲要[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 44、47.
- [10][11]奥特加.对技术的沉思(德文版第五卷)[M]. 1972. 366、371.
- [12]P. K. Engelmeier, "Allgemeine Fragen der Technik"[J]. Dinglers Polytechnisches Journal, 1899(1) :21.
- [13]转引自(美)卡尔 米切姆.技术哲学概论[M].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 16.
- [14]海德格尔.林中路[M].北京:商务出版社,2004. 54.
- [15]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149、150.
- [16]Joseph. Pitt, *On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Past and Future*, Techne, <http://scholar. Lib. Edu/ ejournals/ SPT/ spts. html>, Vol. 1 ,No. 1 ,1995.
- [17]M ·Heidegger,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M]. 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7. 12.
- [18][美]赫伯特 斯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M].王炳文等译.北京:商务出版社,1995. 758.
- [19]Don Ihde, *Technology and the life world*[M].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0. 119 - 120.
- [20]Peter kroes, *The Empirical Turn in the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M]. Amsterdam: Elsevier,2000. 8.
- [21]P. T. Durbin, *SPT at the end of a Quarter Century: what have we accomplished Techno*[J]. Techne,2000(2) :35.

(责任编辑 魏屹东)